



紅心書局

炉火正红

短篇小说集

淄博市革命委员会文化局编印

目 录

矿区新兵·····	宋本善	(1)
光 明·····	史秀珉	(11)
红杏飘香·····	云 瀛	(28)
炉火正红·····	赵 敏	(39)
真理的光辉·····	孙 勃	(47)
滚滚的渠水·····	王小津	(63)
竞赛的浪花·····	尹兆远	(88)
规 划·····	王后选	(94)
凌 云·····	赵林兴	(111)
初春的山风·····	陈 晨	(120)
激浪滔滔·····	孙兆海 李向明	(134)
不息的锤声·····	李 歌	(143)
不平静的秋夜·····	张擎煜	(149)
小勇牵龙·····	徐 舫 光 乐	(158)
战斗的乡村(长篇小说选载)·····	张 雪	(167)

矿区新兵

宋本善

俺那口子上了报纸，在人们面前，我的脸也好像大了一圈。又经大伙那么一夸，嘿！心里就象喝了一碗蜜。她从北京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回来的那天晚上，我把一大碗荷包面条端到她的面前：“你！你趁热吃吧！”就象俺才搞对象时头一次见面那个滋味，我看她一眼，脸上还火辣辣的烫呢……

原来，她来到矿区之后，俺两口子之间就爆发了一场“革命”。战争的导火线，是为了我的一个外号。事情是这样的：她来到不久，人们就开始喊我“第二把手”，不用说，你们也会知道，在家主不了娘们的事。别人一叫，哭笑不得。这个文明的称呼，比孙悟空头上的金箍还厉害，非得让我从头说起。

矿上为了落实学大庆规划，建立了工农新村。我怀着激动的心情，把她从乡下接进了矿区，当时我是心满意足的。一方面俺是多年分居，这一下子可“团圆”了。我高兴地对她说：“咱可盼来了七月七，这是学大庆的胜利呵！”另一方面给我治好了心病：她在家又是妇女主任，又是调解小组长，还兼什么公社计划生育办公室成员……真是皇帝老子庆寿，家里乌纱帽成了堆啦！她那不认人的原则，甭说左邻右

舍，连俺小爷爷他老奶奶都给得罪了。趁这个机会把她搬出来，一则，解我“后顾之忧”；二则，生活也好好照顾照顾我。于是，在第一个家庭会议上，我讲了全家大好形势后，就给她订了约法三章：一、以我为主组成家庭委员会；鉴于在家的教训，以搞好家庭生活为主；二、不能公开出头露面；三、保证重点，关心我的生活，如外吗？再搞点象样的基本建设。

她听完笑了笑说：“真不愧是干后勤的，会抓管理呀！”从“哼！这方面不是吹，你得很好学习一下！”我自得地笑着，看她干净利索地收拾一些零碎家具，真是啥物放在啥地方，条理顺眼。心里不由得乐滋滋地。俗话说的不假，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，女人不跟男人走，身上难披二尺布。

这样的“幸福”生活过了两天。第三天早晨，我一睁眼，她已不在了。大清早上哪儿去了？我正在纳闷，她正好推门进来了。“啊！老天爷，你是咋搞的？”只见她浑身湿乎乎的，一双鞋好象从大雨天的泥窝里走来，湿了半截的裤腿上还沾着草叶子……

“你？你上哪来？”

“到东边那条岭上转了一圈！那天来时，我就看着那是个好地方，怎么叫它闲着长草呢？”她从容地往后拢了拢头发，一边往脸盆里倒水，一边说。“你还管那地干什么？现在，咱已经……”“种地的人不讲究种地，哪算啥？这几天没出坡，心里还怪闷得慌呢？这大楼里的空气，哪赶坡里新鲜。得找点活干干，要不胳膊腿就伸不开啦！”

“你是想……”

“把已经来了的嫂子们，先组织起来干它一场，那条老龙岭就是块好战场呵！”她一边擦着脸，一边从容地说。

我一听，好象身子底下一个蝎子蜇了我一下，咕噥地滚下了床。

“你，你不是成了家属了吗？”我不知怎么说了这么一句。

她咯咯地笑了。“家属就应该捆在男人的腿肚子上吗？”

“我是说，现在你不是社员了。”当时，我一急，真没个恰当的词了。

“不管是什么！反正得为社会主义干点啥。白吃饭不就成了造粪的机器了吗？”

“常言说，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。再说，你们一窝庄户老婆能搞出啥名堂？”没想到这下把她惹火了。

“亏你还是党员干部呢？现在是啥形势？你睁开眼睛看看。还错误地接受教训？华主席的讲话你怎么理解的？大庆党委的经验你学了没学？薛桂芳大娘五把铁锹闹革命的事迹，你知道不？叫我们来是干什么？……”

好厉害，一阵机关枪把我打哑了。为了“顾全大局”，不至于引起风波，叫外人说闲话，我自打圆场地说：“好啦！有本事挖出金豆子，社会主义也需要。可是，现在我要吃饭！宣布停止辩论！”

“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！”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拉开桌子把早已做好的饭摆上了。

“啊！她已做好了？”我本想认为她没做饭，借此将军，

这下又卡壳了。只好自我解嘲地，不管怎么说，天天这样就行！

谁料想，在一天的生产会上，党委书记老方拿出一份建议对大家说：“女将们已经叫阵了，我们这大营里还按兵不动呢？你们看，这份请战书写得多好！可以说，对我们的学大庆规划是一个补充，让我读一读。”

我当时也觉得很新奇，就认真听着，里面说的确实有道理。既有长远的设想，又有切实可行的措施。不由地想：这娘们还行哩！谁的家属？一想到这里，脑子里不由地转了一个弯：是不是她搞的？心里又有点害怕。就竖起了耳朵听署名。

到会的同志，对这个建议似乎很感兴趣。有的听入了迷，手里的烟已快烧着手了，也忘了吸；有的听到老方念到得意的地方，也随着眉飞色舞，看着我笑笑，使得我心里越发不自在起来。最后，老方终于大声念出了名字：苏俊梅等五位家属。

“果然是她！”我心脏跳动的频率一下象加快了一倍。不管老方在那里比手画脚，生动形象地讲解这个建议的意义，我全听不进去了。突然，听到老方说：“老马呵，先鋒官出在你的中军帐里，就等你点将了！”

“好！我一点住她！不！我坚决支持她！”会场上一阵哄然大笑。

我回到家，门虚掩着，小儿子矿山自己在看小人书。

“爹！你下班啦？俺娘说今天叫你给我做饭吃！”

“你娘呢？”我已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她说和几位婶子大娘去调查什么？中午不回来！”

耐心“她五天不回来咱也饿不煞。哼！简直要上天了！”

菜“上天？俺娘上天调查吗？坐飞机吗？”小矿山不理解我的话，天真地问。

“上天！就是你娘能得要上天了！”我也没法和他说明白。他见我脸色不好，也不敢再问了。可是又不明白，自己坐在一边自语：“上天？上天多好啊！早知道我一定跟着她？”

我听了心里又好笑，气也开始消下去。这些年单身吃饭堂惯了，自己咋做真不大习惯。爷俩凑合着吃了一顿，欠点晚上补吧。

下午，我有意识晚回家半个小时。可是，到家一瞧，外甥打灯笼——照（舅）旧没回来。小矿山坐在床前打盹。我心里真象装上了两公斤炸药，把手提包往床上一扔，把小矿山惊醒了。“娘！你回来了？”他睁开眼就叫，一看是我，不好意思地笑了。“我当是俺娘呢？”

“孩子也跟着你受喀哒？”我一看天黑了，孩子还没吃饭，就去捅炉坐锅。一想：不行！不能开这个头。有了初一就有十五，若扒开这个豁口子，往后就没法堵了。于是，又把拿在手里的火柱放下了。

正在这时，听到楼下有人说话，仔细一听，是她回来了。小矿山耳朵更尖，一听见就跑下去了。我也马上往床上一躺，拉过一床毯子盖在了头上。

谁知，和她说话进来的竟是老方。

“你们这一调查，党委心中更有数了。今天晚上召开党委扩大会议，把这个问题正式研究一下，你也参加。咱说了算，定了就干！”

“我们一季见成效的想法，或许有点大胆。但是，信心很足，粮食欠点，我们用蔬菜补。一定解决今冬明春矿区吃菜问题！”

两个人一边说着一边推门进来，一下不作声了。他们的表情我看不见，只听小矿山说：“俺爹真打盹，刚才还要捅火，一刹又睡觉了。”

矿山真是孩子，一句话给我把戏法戳穿了。“他这叫盖头不顾腩”，她说着一把给我把毯子揭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老方放声笑了。

我尴尬极了，只好坐起来，支吾地说：“昨天晚上开会晚了，还有点困呢？”

“爹！昨天晚上咱不是看《大庆战歌》电影来吗？俺娘还给我讲那位开荒种地的老奶奶也是从庄里来的呢！”没想到小矿山光捅漏子。当时我那个窘相，恨不能找个老鼠洞钻进去。

“方书记，我们开荒得先搬石头开路啊？”我知道她是一语双关。

“娘！俺爹说你能上天呢？”

“咱不光上天，还得斗地呢？叫那荒山老岭给咱粮食吃，给咱菜吃！就象在家，老支书领咱改造东大洼一样，它不给？跟它要！”这纯粹是说给我听的。

“老马啊！这不是说出了党委要说的话吗？”老方意味深长地说。

我脸上有点发烧，不知怎么是好？可是又找不到台阶下台，难受极了。

“还呆着干什么？你的规矩得破破？一块做饭，叫方书

记也在这吃！”还是她给我解了围。

“好！我那口子上中班，也没有‘伺候’我的，就入个伙吧！俊梅啊，显显你那手艺，做个杂面汤给我吃，自从土改离开你们那里，这些年还没吃上呢？那里的大豆是好吃啊！”老方说着捅开了火。

“我还带来了豆种呢？咱开起荒来就种上它，我看那土肯长。”

“老马啊，这计划在家里就作好了，想得远哪！……”

老方又深长地说：“我们作领导工作的不能这样啊！华主席清除了‘四害’，我们应当松开心，放开手，大干一场，过去的东西，总结经验，接受教训，不能作为今天的阻力，你认真想一想，传统观念在我们这次工作中，影响多大啊！尤其是，在今天的形势下，有这种思想，两者显得多不相称啊！”

我的心眼有点通气了。可是，没想到，在晚上的党委扩大会上，她上纲上线地把我“解剖”了个不亦乐乎！你们想想，一个男子汉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被自己的老婆数落，谁受得了？可是，自己的理又摆不到桌子面上。所以，事情一传开，没用几天，几个调皮鬼就把我提升成“第二把手”了。

这个家，不是盛我的家了。

事也凑巧，正当我“无家”可归的时候，有一批学员要外出学习，组织上决定我带队，简直给我吃了个顺气丸。一方面，暂时离开，缓和一下矛盾；另一方面，她真在家惹出事来，我好出面收拾。因当家人没在家吗。临走时，我对她说：“主任同志（她已负责家属委员会工作），我等着在报

纸上见到你了？”

“欢迎啊！到那时可多提宝贵意见哪！”她仍然针锋相对，寸步不让。

“俊梅啊！咱可是两口子啊！”在火车上我在想。“怎么这么没情面呢？”但是，当我摸到旅行袋里，她偷偷给我煮上的二十个大红皮鸡蛋时候，叫我没法捉摸了……

光阴似箭，一晃几个月过去了。

俗语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到这个时候，嘴里不说，心里还怪想她呢。

这天，所在单位组织我们一块听部里一个先进事迹报告团的报告。一开始，是某单位一位家属委员会主任，介绍她们如何向大庆家属学习，在距单位三百里的山上办农场的事迹。讲得很动人。最后她大声说：“我们现在更得努力，红旗101矿的嫂子们赶上来了。她们粮食一季上了《纲要》。她们干得确实动人，家属委员会主任苏俊梅同志，在丈夫出差不在的情况下，把孩子放在幼儿园，一星期不回家，为了解决水源，冒着生命的危险三探溶洞，这次她已被选为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代表。”哗——会场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。

“是她？难道真是她？”我连自己的耳朵都不相信了？

回到宿舍，床上放着一封信和一个邮包。一看，是她来的。赶忙把信拆开，看着，看着，眼里湿了。

天气凉了，给你邮去毛衣和几件衣服，又……不是小孩子，冷热还不知道吗？还不如俺小矿山呢？他都知道说：“娘，天冷了，俺爹还没回来？他有……”

棉袄吗？”

再向你报捷，我们的玉米、大豆一季上了《纲要》，秋菜长势喜人。我们家属文艺宣传队，正在排演《初升的太阳》，你们回来的时候，准备开文娱晚会欢迎呢。……

小矿山想你！

俊梅

我抱着那个邮包，在晾台上站了半个小时，给她写完回信的时候，三星已经很高了。

我们学习期满回来的时候，正好赶上她们收菜。

嘿！好家伙！食堂院子里垛得象小山一样。全矿职工一冬一春的菜解决了。“真了不起呵！”我站在菜垛前感慨地说。

“啥了不起？一窝庄户老婆能干出啥名堂！”我回头一看，俊梅和她的一大帮姊妹不知啥时已站到我身后了。

“你们！真……真了不起呵！”我结巴了。

“老马！看到这矿区新兵的战斗力的吧？”老方拉着一辆地排车过来，他和她们一起收菜。

“什么？矿区新兵？这么好的名词呵！”

“这有什么新奇的？不就是你说的庄户老婆呗！”俊梅打趣地说。

哈哈，人们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。这笑声如一股淙淙的清泉浇入我的心田……

“我……”

“好啦！别说啦！检讨的话回去和俊梅关起门来说吧！老马！党委已经研究决定，回来调你到家属委员会工作，和

俊梅配个搭当，有意见吗？”老方把手扶到我肩上说。

“没有！一点意见没有！再说，我不早就是她的‘第二把手’吗？”我又把众人逗乐了。

在笑声中，我拉过俊梅，拖起一辆车，飞快地向菜地跑去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光明

工人 史秀珉

“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来到了……”

清晨，靳明工程师叹息着推开窗户，窗外，好久没有过的西北风打着旋儿一阵紧一阵，西边天上，几片黑压压的乌云翻滚着压过来，宽敞的会战指挥部里，一时显得暗淡、狭窄……

“嘀铃铃——”，蓦然，写字台上的电话响了，拎起话筒，原来是正在省里开会的党委书记老丁询问大型刚玉倾倒炉试运情况，靳明那只紧握话筒的手一阵痉挛，胸中立时感到针扎般疼痛，内疚、悔恨一齐涌上心头……

——随着工业学大庆运动的深入开展，磨料的需要量越来越大，冶炼车间的间歇式电弧炉远远落后于跃进的形势，影响了生产的发展。面对这种情况，老师傅急得攥拳擦掌，青年人气得跺脚蹦高……靳明工程师深感肩上的份量，他从炼钢转炉受到启发，熬过了数不清的秉灯酣战之夜，设计出一张“倾倒式大型刚玉电弧炉”草图，打响了一场向旧工艺、老设备进攻的战斗！……“大型刚玉倾倒炉会战誓师大会”上，靳工程师下巴刮得溜光，脸庞涨得通红，胸脯拍的山响“八个月拿下‘争气炉’，向国庆二十七周年献礼！”党委书记老丁当场“奖励”了他一拳“老靳啊，咱要一言为

定！”可是，今天，哎……

靳工程师凝望着窗外直耸云霄的灰白色金属排烟罩，嗓子眼里象是塞上了一团棉花，一时憋得喘不开气……窗外的西北风打着尖哨扑来，话筒里的声音嗡嗡震耳“俗话说，行船不怕水，打铁不怕火，干革命要勇于斗！老靳啊，当天空布满乌云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光明，要鼓足勇气，要战斗……”

“要战斗！”靳明胸中一热，默默地复诵着，眼眶不禁湿润了……三十年前的一天傍晚，风狂雪舞，扑打着孝妇河堤上的行人，一位三十出头的青年职员从姚记磨料厂里愤然走出，他背着简单的行李，在风雪中艰难走着，当他抬脚刚跨上大堤时，从后面追来的一个膀阔腰元的壮汉，一把抱住了他的双肩：“靳技术员，你不能走，留下，咱们抱成团跟他们斗！”

靳明抬眼瞄瞄灰蒙蒙的夜空，深深地叹息了一声。

这壮汉明白他的意思，从贴肉的衣衫里掏出一本封面磨光了的书，翻开扉页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地微笑着，这壮汉声音压得低低的，然而却象一道闪光的火鞭，劈开了墨黑的夜幕：“黑暗就要过去，光明就要来了，靳技术员，让我们用战斗迎接光明！”这壮汉，就是厂地下党组织负责人——丁迁琨。

……

从第一次听到这句闪光作响的话语时，靳明就把光明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。多少年来，他始终迎着光明走，跟着光明奔，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，染白了他的鬓发，三十多年的心血，化做填补我国磨料行业空白的捷报。

他为人民做出了贡献，党和人民给了他荣誉，在他的办公室里，高挂着敬爱的周总理代表毛主席亲切接见他时的彩色照片……可今天……靳明湿润的目光痛楚地凝视着披黑纱、挂素花的毛主席像，老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……

“……老靳啊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只要勇气在，大炉这把火就一定能点起来，我们要始终坚信光明就在前头，不管恶浪袭身，大雾弥天，扛起红旗，直奔共产主义……”话筒里，铿锵有力的话语，直贯耳膜，靳明热血崛起，一股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豪情油然升腾，一种临战的激情在冲击着这位白发秋霜的老工程师，他攥紧了拳头，“霍”地拍桌而起……

“噹”的一声巨响，一只八楞茶杯在桌上跳了几下，骨碌碌滚下了地，随着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靳明大步向一墙之隔的“工管会”办公室走去……

风，愈刮愈急。云，愈压愈低。看来，一场罕见的秋末暴雨来临了……

推开油刷一新的黄漆大门，一股令人窒息的浓烟烈酒气扑鼻而来。现在，这间牌子很硬，名声很响的把“关”定“向”办公室，成了姚轩和他的“战友们”举行“宴会”的临时餐厅。厂党常委、“工管会”的核心人物姚轩满面油光，傲然自得地哈哈大笑：“大炉未能按期投产，为我们下一步深入批判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们提供了炮弹，这才真是天随人意啊，哈哈……”靳明的突然出现，不禁使他一愣，

挂满血丝的眼珠飞快转了几转，随即那张油光放亮的胖脸又堆满笑容：“哈哈，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来，来！”说着又递香烟，又端杯，显得那样殷勤。

靳明一摆手，鄙弃地扭过头，冷冷地说：“不会！”随之象往常下决心时那样，扯了扯袖口，把手里的一张加工工票“啪”地往桌上一放，以不容推拖的口气说：“请你签字，立即动手干！”

这，就是倾倒炉的“卡脖子”设备——变速齿轮的加工工票。会战誓师会上，号称“半拉”机械师的姚轩大包大揽，吹得天花乱坠，可是，坐在台下第一排的靳工程师却默默地擦拭起眼镜，他从台上表达过份的腔调手势中，察觉到一种不寻常的气色……现在，从他那只言片语里，证实了自己当时的警觉；此时，从那双恍惚不定的眼神里，他摸到了对方跳动的脉搏，靳明的心象敏感的地震仪，冷冷地察视着这位解放前的老厂主的远侄、文化大革命前的办公室主任、现时自封有“棱角”的老干部的一举一动……

姚轩眉梢跳了几跳，悠然地喷出一口浓烟：“靳总，从会战那天起，我们的争论就一天没停止过，现在，我们的争论可以休战了吧！”说着，他把烟头猛地朝地下一甩，显出一副真理在握的架势。

靳明冷冷一笑，还击一句：“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？”姚轩很有涵养的打个“哈哈”：“靳总，你、我都是老同志啦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不要受人利用，一撞南墙不回头啊！”“受人利用？”靳明感到喉咙一阵发紧，他解开钮扣，手抹腰，头一梗：“离弦箭难回头，只要党交给任务，就是